



孟子或問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  
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  
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  
慙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猷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  
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  
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  
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  
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  
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  
矣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氏盡性之云尤精  
但張子所謂怨其不我愛恐非舜與孟子之意以舜  
五十而無父母亦無所考姑從楊氏之說可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  
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  
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  
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

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弫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  
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  
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  
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  
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  
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

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或問二章之說曰不告而娶已見於七篇矣游氏之

意亦為曲盡象欲殺舜事程子之言至矣其曰人情

天理於是為至者尤為精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

未易草草領略也其所疑萬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為

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

林氏曰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  
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下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  
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  
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  
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  
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

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曰張子諸說如何曰張子於過化之語已失其文義至施之於此尤為不類其曰與人為善曰隱惡曰行其所無事亦然蓋此事要切在兄弟天性處今以他事雜之反為失其指歸若因彼以及此則可耳其曰道無權正之別權與正一者語亦傷快若曰告而娶正也舜不告而娶權也然既是當為之事則權與正一而無輕重之別如此而言則庶乎其備矣其曰瞽瞍不見百官牛羊雖使不見亦恐無全然不知之理其曰備之有素曰在吾術內者似非所以語舜之心也曰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已而幸其寬已亦非所以語聖人矣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說詩之解善矣范氏此數章於文義極踈而大義則密告君之道所當然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  
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  
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  
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  
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  
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  
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  
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  
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



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  
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  
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  
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  
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  
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  
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爲舜禹之爲相攝  
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  
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邪抑將奉  
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邪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  
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  
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爲之哉是  
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

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

而為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  
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以為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  
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恥也嗚呼學者能反  
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曰程子所  
論外丙仲壬之年商書固有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之  
云矣或以邵子皇極之書考之亦然彼蓋以數推之  
其不誤矣曰書序之文本非正經未足據也且事之  
有理者可以驗其有迹者可以證如其不然而又無  
所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數之茫昧吾所未

學又安能必其可信而隨人以信之邪且魏惠襄哀  
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之書乃從  
史記而不取竹書又安知其能不誤邪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  
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  
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  
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  
幡然改曰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  
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  
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  
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

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載自亳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覺字之說至矣特後段所引  
達可行於天下自與前段文意相反豈其記錄之誤  
若如前段之說則此所謂天民但言天所生之民耳  
其曰天民之先覺蓋曰天生此民之中特為先覺者  
而已呂氏以五就桀為無傷於先覺蓋以論語先覺  
之說論之非此章之旨也又以五就桀為孔子所不  
為此亦未可知而所論學者之事則正矣楊氏樂堯

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  
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

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

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

昔有以此問某人  
如何是堯舜之道

者某人答云江  
上一犁春雨

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

實遂取以為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  
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  
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邪其論一介  
千駟之說則善也曰道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

一介不妄取予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曰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夫豈贅於言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或問八章之說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

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  
巖墻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  
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  
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曰其論無義無命者  
如何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曰  
諸說如何曰義命之際呂密而楊疎而尹氏為君言  
之亦可謂得其要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

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  
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  
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  
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  
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

市井本無干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恥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辯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媵秦穆姬者乃井百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弊矣

孟子或問卷之九

孟子或問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  
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  
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  
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  
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  
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  
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  
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  
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  
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  
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  
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



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  
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  
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  
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  
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  
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  
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  
楊氏說亦多得之但間引知之於賢者為失其文義  
又曰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者亦涉老莊之流

而楊氏既不之正又自以智為聖人從容中道之妙  
似亦有未安者其攻王氏之失則考之詳而論之備  
矣若謂伯夷亦將為伐桀之事則又未必然也尹氏  
專守師說而此章獨否豈於分畫之間有所未達而  
然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  
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或問孟子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攷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曰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

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爲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差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

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

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  
尊賢其義一也

或問孟獻子有友五人之說曰如舊註范氏之論則  
是五人者爲欲挾其賢以驕人而屈於無資故不得  
已而友獻子若亦有百乘之家則且又將并其富貴  
而挾之而不與獻子爲友也是豈賢者之心哉其亦  
必不然矣至於張子之說則善矣然詞亦傷巧與孟  
子他文不類而所謂亦有獻子之家者其亦字亦未  
可也

通蓋不可考矣姑從張子之說而闕其疑以俟知者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  
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  
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  
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  
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

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  
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  
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  
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  
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  
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  
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  
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  
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  
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有成  
說矣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  
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  
饋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烈之義云爾或  
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而烈光至今也是三說者  
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曰熟讀本

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然此章之文有可疑者不獨此也如獵較薄正之屬皆所未明是以備論而闕之耳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

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醜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或問六章之說曰范氏詳矣楊氏引周禮爲說其義尤精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

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予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  
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或問卒章楊氏之說曰是其說則當矣而有所未備  
也蓋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  
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  
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  
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  
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然世或  
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曰尹氏後說如何  
曰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君也  
其亦不然矣

孟子或問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櫛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櫛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櫛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櫛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櫛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或問首章之說曰張子言禮爲安佚之道而不言其爲性之有也然旣爲安佚之道則其爲性之有明矣

學者必以此意推之然後可以破告子荀卿之說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  
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以為湍水即楊子之說其大  
指固略同矣然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

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此亦有小異也  
張子以為性之本原莫非至善是也而曰習而為惡  
亦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則反近於楊雄告子之說  
其以楊雄為見末流而未見本原又有取於其修之  
之說亦有不可解者謝氏以性之為不善者為非性  
之至亦非是其曰水之激躍者非水之性則善也觀  
過知仁之說予於論語已辯之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何也曰性之為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  
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  
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  
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  
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  
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己之意也則又於此  
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  
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  
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  
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  
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  
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  
而訖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程子之說奈何曰是亦  
精矣獨生字之義若有未瑩是以吾說不免有小異  
者知其所論氣質之性理有善惡及人物之性所以  
不同如隙中日光及以孟子之言為極本窮源之類

則固未嘗敢有所疑也若其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者則又極至之言蓋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曰張子諸說如何曰不通晝夜之云已非孟子所斥之本意其下諸說則皆至論而卒章所謂今之言性者漫無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人之性學所以學為人者則尤親切也予嘗以此

章之旨問於李先生先生曰孟子之意只恐其昧於人性之善耳此正張子卒章之意也曰楊氏所謂陰陽無不善而人得以生故性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唯所以陰陽者則是所謂道而無不善也今既以陰陽為無不善而不能必其無不善則又曰善者其常而亦有時而惡焉則非所以語性之善矣豈其記者之失也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或問四章之說曰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爲性則以性爲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爲性義理爲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張子之說發明仁義之意亦親切而有味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子敬弟子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  
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  
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或問五章之說曰范氏詳矣程子於易傳發明義非  
在外之意尤為有功然彼直內之敬與此章敬叔父  
敬弟之敬若不相似也而楊氏引以為說何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  
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  
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  
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爲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爲氣所拘而其理之爲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

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爲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爲同也曰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爲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爲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



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瞶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程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

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迴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有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為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為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

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為有善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徇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為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耶曰性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彼固以為塵勞妄想而為不善之尤矣惜乎問者之不及此而不足以盡發程子之言也若其所謂性即是理而原其所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矣曰比其他說如何曰是其得之者固多矣獨以若為順者恐於文義有所未安而謂孟子不暇分別才情之有不善則亦與所謂言舉天下之才與論一人之才不同皆若有可疑者其曰稱性之善者則前輩固疑其不盡出於夫子之言而所

謂動為心者亦與心有指體指用而言及張子心統性情之說不類疑亦記錄之或差也其他則皆至論而人者一條尤為精約也曰張子之說如何曰是其為說多善而所論性情歸處惻隱殘忍之心各自何處而來者尤為切要但論韓子未當其病耳曰楊氏諸說如何曰其第一說善矣而辭有未暢第二說則吾已辨於第八篇矣然此論物各有則而曰接於外而不得適焉者其必有以也則無乃空虛無實而近於佛氏之云乎然其於三經義辨有曰視聽言動必

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止於敬為父而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則得之矣豈其晚歲之所得有進於前乎然其言亦有未瑩者若曰視聽言動必有禮焉一身之則也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朋友之信君臣父子朋友之則也則庶乎盡之矣其一說又謂知其體物而不遺則天下之理得物與吾一然後物不能亂吾之知思者蓋以釋夫大學物格知至意誠之旨

也以彼經文考之恐不如是其亦佛氏之餘乎其辨  
蘇氏之說則善矣然蘇氏性習之云正告子湍水之  
論也能焚能熟乃其設譬之不善也不攻其本而詰  
其末使彼而易之曰猶火之能熟而能燬之則又將  
何以詰之乎蘇氏道不可名之說則誤矣而所以辨  
之者亦未得其要領也蓋詰之曰道未有不可名者  
也以道為不可名者是不見道而自誣以欺世之說  
也其所謂一與中者豈以舜禹授受之言論之乎若  
是則一者不二其心之謂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耳皆

非前所以命夫不可名之道而寄之也至於子思之  
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則所以狀性之德而  
非允執厥中之中矣然亦正以其無所偏倚而名之  
非以其不可名而姑寄之也若孟子之言性善則固  
謂夫未發之中本無不善耳是則中亦何自而枝乎  
若其所論孟子引詩之說則深得古人之用心矣曰  
侯尹如何曰侯氏語約未見其失尹氏謂愚惡非本  
然則可謂賢而善者亦非本然則為湍水之說而流  
於佛老之言矣曰然則荀楊韓子之說孰為近耶曰

是皆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氣為性者荀揚之失蓋不  
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為言則固必已優於二  
子而近世諸儒亦未有及之者但亦不察乎其所以  
不齊者為氣使之然是以其論有所闕而不完耳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  
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  
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

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  
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  
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  
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  
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或問程子云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者如何  
曰是亦記者之誤耳程子論心惟答呂與叔書最後  
一篇為盡而張子所謂心統性情亦為切要若前所  
謂動為心者則與此正相反而胥失之矣曰他說如  
何曰程子理義悅心之說程子之意也至矣張子理  
義全在天以下文考之天當作人其禮文通俗之說  
則不可曉曰呂氏所謂虛而誠者何也曰此亦張子

之意也亦曰形而上者無非實理耳然曰善之所由  
出又以性可以為善則亦離善於性而失之矣其論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者則密而同然之  
說與謝氏悅心之說亦皆善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  
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  
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

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或問夜氣之說曰程子張子皆至矣楊尹亦無失其旨者曰然則夜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而程子遽以爲良知良能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爲主以爲雖或流於物慾而其莫夜旣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此心耳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又梏而亡之是以流於禽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皆以心言之初不以爲氣之存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着心字故說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

致養於氣則此章文意首尾衝決而日用之間所以用其力者亦且散漫而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為然哉然其語意亦頗深約予初讀之亦未覺其然也後因諷誦孟子本文忽悟其意然後求於程子之說乃若有契於予心者耳雖由予之愚暗而然然亦可見讀書之不可不熟而前賢之說其微詞奧義又非一見之所能窺也曰程子以為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忽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為復象正如此而其象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則其意亦猶是也曰程子又以范氏不識孟子而能識心何也曰是其氣質之粹美而無逐物之心耳若聖賢所以通天下之志而盡人物



之性者彼固未及知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或問程子所謂聖人求道之切須求其所以如此者果何謂耶曰聖人之所以如此亦設詞以教人耳然其所以欲人之如此則豈不曰道不可以須臾離而天理未易明人欲未易去幾微之間一有間斷則爲失其本心也耶自此之外則亦無以汲汲爲矣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

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  
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  
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  
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  
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  
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  
謂失其本心

或問十章之說曰張子呂尹皆得之矣張呂之說有  
相復者則不知果誰之說然呂氏爲詳也程子外書  
所謂義無對者意亦通此然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  
妾之奉窮乏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  
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  
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  
子之門人有爲不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

其全無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此孟子發明學者用力最緊切處而程伯子之言至矣其言曰下學上達則固不以就於此而已也其論人心之辨析理尤精其以仁爲就事言者猶曰以其理而言爾范氏之言明白詳盡得告君之體楊氏孔子未嘗言仁之說予於論語蓋已辨之其曰仁人心也最爲親切則得之然亦必以程子之說通焉然後毫釐之間無所差謬不然則將直以心字訓仁而不察其名義之所主者亦不能無失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  
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  
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  
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  
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楨棘則爲賤場師焉養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  
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  
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或問十二三十四章之說曰范氏詳矣雖以人  
君之事爲言然學則無貴賤大小之間學者反之於  
身亦未嘗不可用也張子二說恐皆有未安者孟子  
所謂愛身亦曰不使陷於不善而其所以養之者則  
又當養其大者而不可唯口腹之養也其論口腹真  
尺寸之膚者亦非本文之意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泛言非以釋此章之義也尹氏之云則失其序矣大抵孟子此章之要正在夫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爲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以晚出而易之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爲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

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曰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修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蚤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修者又将何以處之耶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張子敦篤虛靜之云者於學者爲有功然比之孔子之言則有間矣學者審之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  
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孟子或問卷之十一

孟子或問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於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  
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  
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  
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  
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

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  
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  
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或問首章之說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  
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  
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  
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鈞金之喻  
孟子之意亦可見矣而范尹於此皆若有所回隱遷  
就而不欲言者豈所謂未可與權者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  
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  
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



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張至矣張子姑舉其易者言之而推之以至於事無巨細莫不皆然發明言外之旨尤為有功楊氏之說亦為親切但其書又有曰佛者龐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說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達理但其言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

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為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運水搬柴之物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以縱橫作用為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為特在於周遮著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為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且其所謂無適不然

者亦未見其有以發明孟子之意而異於釋氏之言者豈其記者之失與不然則殆於儒佛語性之不同亦有所未辨矣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為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是妙用處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尹氏推說堯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義未之載也曰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

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為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方乎予於大學之序必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為此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而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爲無

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宋掙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

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或問四章楊氏之說曰是則然矣然其意本非以爲君子欲求勝人而後不言利也疑記者小失之讀者不可不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旣受則不可反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或問三子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但張子成性之說有所未安而其曰徒克己而無禮亦何所賴又須反禮然後至者則亦有說焉夫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

禮而又語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是己之與禮  
更爲消長固未有不以禮爲則而能克己者亦未有  
既克己而不復禮者也而張子云爾者豈以有若浮  
圖之盡屏物欲而卒不合禮者耶然若是者非既克  
己而不復禮也乃其克己初不以禮爲則而徒自苦  
耳其論天民乃若王氏所謂非一國所得容一君所  
能有者尤不可曉其論孔子五薦五就則得之矣曰  
楊氏如何曰其論不可易地者未必然其曰聖人無  
取天下之心則至論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  
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  
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  
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  
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  
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  
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

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

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或問亮之爲義諸說不同如何曰考之說文古無亮



字今以為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為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則但為持守之意而未有以為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者是也今程子以亮為固執固為必信之意而讀惡曰烏則其說宜曰不必信則不固滯矣張子亦以諒為必信而讀惡從去聲則其說宜曰所以不必信者惡其至於固滯也是雖其文勢小有不同然以諒執為病則同也夫諒有二義從其一焉可也至於執則無可病之理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

說直以諒為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無可據守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或問尹氏去就之說曰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如何耳孔子皆嘗爲之又可以上下等之耶意者其有所未達於免死之說故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或問卷之十二

孟子或問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耶而無疑於六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

存於胃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其言有

難知者當深思之亦有記錄傳寫之誤者當明辨之如曰贊則真養之而已者其誤也與其曰無限量與三者之名義則至矣其曰才數著便不盡者論心之發其大目固不外乎四端然其間支分脉布千差萬別則有不容以四目盡者是以不容遍舉而悉數也其以運用為意而非心者嫌於不盡其體也呂與叔最後一書觀之可見矣其議張子京師長安之說亦至論但其所譬恐未的若曰猶居開封而識京師則庶矣蓋性只是心之理天即理之自然處初非有二

物也其論釋氏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正承上文譏其無下學非上達不連屬而有間斷之病耳非真以是許之也更以後段答劉質夫之語觀之意尤明白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如此學者深考之可也張子之說尤詳其曰大其心者固善蓋欲人明理以盡心而不梏於聞見之狹如其下段物出於性一條所云者然有大之之意而初無用力之方又以聖人盡性為言則非孟子之本意其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者程子嘗引以明自慊之意甚善而張子之自言則又若有不同者其曰知心之所從來亦未免為有病其曰盡人道則可以事天又曰性原也心派也此類又皆程子所議京師之說也其曰性大於心尤深可疑若曰修身養性始能盡性則善然其後復有盡心即記所謂盡己之性者則又抵牾矣其曰舍此見聞別自立見始謂之心此亦可疑大抵其說不免有強探力取之意不若從事於程子所謂積累貫通之說則不期於大而大不待離舍見聞而心之體用未嘗

不在我也其論天壽不貳之說則善其以魚子喻天命之性則又前原派京師長安之說也且魚子既受大魚之氣則大魚之氣今固已在是矣不必成魚然後為反原也今以人性本天而皆足以成天之性則方其未成也天人固不合矣此程子所以每致疑於其說也東見錄中有語張子穿渠引源一條正破前原派之說而曰後來此議必改則其惜之深矣今以此語說者考之書未見其有改也豈記錄之有所遺乎范氏篇首大意最善至引中庸以後則雜亂多失

不可勝論惟曰窮理所以盡心者近之至謂盡心所以窮理則又倒置矣呂氏即張子之說而後段精密有可觀者謝氏充擴得去者得之然其猶在貫通之後乎其以心專為發用則吾於綱領之篇已辨之矣游氏於此章首尾次序大意甚有條理而其所以為說則皆老佛之餘也如曰心之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者如曰守靜後本內視反聽致一致專者豈儒者之言而孟子之旨乎其曰至大至剛以直則孟子所論乃氣之本體而以為養性之道尤不可其說也

楊氏心不可無性不假修之說善矣至論心之爲物  
與其所以盡之者則不能使人無疑尹氏存養所以  
得天理者大意可觀而於孟子之本文又無所與也  
曰然則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  
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  
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曰然則  
心之爲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  
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  
著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  
然聖人却不說是命此最是得其文義者若張子曰  
命之於人無不正則非文義而又曰順乃受其正則  
非文辭矣巖牆一段則善而其他大旨教人毋爲不  
直之求徒以自陷於不正者警戒尤切學者所當深  
念也范氏說亦得之所引李泌之言於告君之道尤  
爲有力尹氏之說出於程子下章詳矣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或問三章之說程子以求在我者為義求在外者為命以求在我為求義乎則下言求在外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乎則求在外者不可言以命而求也又有聖人有義而無命與下數節之說則義命之云似專為求在外者設此乃分析內外言之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為以其求之得之

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為我之所當為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為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曰程子既曰中人以上不消言命又曰中人以下以義處命矣而又曰聖人而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何也曰以文考之前說兩見皆同而後說無他



援据當以前說為正後說蓋誤以下為上耳且其後又云聞命而不能安又其每下者則前此固已當有下字矣後段之誤蓋無疑也曰最後一說又以在我未盡雖不可以言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然則人之所取亦前定耶曰若是者其貧賤而夭固或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固不謂命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為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聖所未發之

一端也張子說亦皆善而後說尤詳其言義命似專為求在外者言之其曰有內有外者是又以求在外者為自有內外錯綜而觀亦無不通楊氏所論之人則程子所謂每下者耳尹氏以命為外者亦曰制之在彼云爾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或問四章之說曰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蓋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

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為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為實而其為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若程子學者先須識仁一條則其說高矣非所謂盡心知性不假存養者不能及也其諸程子自道其所以入德之由乎雖非學者之所及然玩而繹之其所以發人者亦深矣強恕而

行則亦程子之說得之但以立人達人為仁之方則吾於論語既言之矣張子既誠而又強恕之說失之其曰誠者自謂之誠亦方誠於惡者則其失又愈遠矣楊氏之說正是想象安排之病尹氏雖約然極有味曰強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為恕耶曰有心為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或問六章七章之說曰舊說皆善矣然六章李氏以為人而無恥則其為恥無復可恥矣七章亦猶謂人若不恥其不及人則終不能及人者於義亦通學者擇焉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

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

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尹之說皆善而范氏所謂孟子言道德必以義配者尤有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

或問十章之說曰范氏推言聖人一節甚得言外之意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  
殺者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  
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之  
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狹  
不當以此為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  
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  
而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  
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  
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之說而彼不  
足以兼此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或問過化存神之說程子所說固與張子謝氏不同而其後說以無我言過化以在己言存神則似又若張謝之說何也曰張謝之說皆疑於老佛之意以此章上文考之恐其指不為是也故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至於無我之說則出於

楊氏之篇或者固疑其不皆出於先生之口也所存者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以是推之則程子於此初未嘗有異說也但張子謝氏文意亦少異張子過存字稍輕而化神字實謝氏則過者存者字實而化神字稍輕暢錄所云蓋同謝氏之說以文勢論之為優於張子者然其決非孟子之意

則均但近年學者深愛此說故不可不詳其失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  
民心

或問仁聲之說曰程子得之矣舊說以為先王之樂  
張子從之恐不然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天下為度之云  
恐非孟子此章之正意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蓋  
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  
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  
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  
在中者非想象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  
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要切而其未發之理固  
未嘗不行乎其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  
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默識之耳尹氏大意得之

其曰能不識者則又言外之意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張子得之矣范氏既曰聰明聖智矣又曰積而成聖無乃自為矛盾耶又謂及其為聖人則是舜之初果為野人而後乃為聖人也楊氏非正解此章意者尹氏無我之說亦未然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或問十七十八章之說曰范氏之言如此亦可謂惻怛而懇至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嗚呼難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於天民之名亦少有未盡處其曰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者蓋天

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  
五通上下而言之也張子天乎民者尤為未安而論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則善必先正物之說似亦  
可疑豈設辭之未決耶呂氏論天民之異者得之其  
第二說與楊尹說亦皆善也曰然則此其不言聖人  
何也曰大人蓋亦通言之矣如乾之大人豈必以為  
充實光輝而未化者耶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宜深玩之楊氏以  
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



耳蓋孟子所謂所性猶性之之云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

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氏極陳堯舜三代養民之法而歸之欲治天下先治其心者可謂至當之言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

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其曰無窮又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其論成章亦然張子大意得失亦與程子相似呂氏難爲言以上得之楊氏所論勝物而小之者王雱之說也其斥之當矣然此章雜取衆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興也觀瀾容光比也學者反復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言意之表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爲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爲

先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而張子之言尤精且詳其論無忌憚者所以憂後學者至矣可深玩也謝揚之說亦善呂氏論文義處得之但所論正權以下多所未安如曰其體純而不雜而以盡物之

性爲權則未見道之所以爲體者而物性又在道體之間其論堯舜無能名以爲不在彼不在此不在中則恐亦非本文之正意而近於釋氏不屬中間與內外之說至謂雖爲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愛而立愛自親始則其文義尤不可曉夫既專於爲我則安能與天下同利能與天下同利則不得爲爲我矣既兼愛則安能立愛自親始則亦不得爲兼愛矣兩者相攻如水火之不相入乃欲兩取而兼存之推尊孟子而并容楊墨得無亦有不叛聖賢

而兼取老佛之微意耶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為和又以為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為和而不知其為介焉楊氏之說為有功矣曰尹氏之訓如何曰詩家固有此訓然施之於此則有不通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楊氏以卒能一正天下為久假不歸孔子以仁許之為惡知非有則誤而胡氏以為五霸假之未久而遽歸者亦非是蓋如此說則其所以啓司馬公之疑而來蘇氏之辨者蓋無足怪而予已論於辨惑之篇矣集註二說雖若未

有定論然皆庶幾其不悖於孟子之本意云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  
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  
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爲得之然孟子但  
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爲一有毫髮之僞  
雜乎其間則不免爲篡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

下之疑不疑爲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  
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  
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  
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  
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范氏詳而盡矣但孟子之言  
乃理之當然非有爲而言之也所謂急於救民者非

是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或問三十五章之說曰范氏所論得其大意而楊氏之說則又詳矣然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爲真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爲臯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耳而楊氏以爲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焉則臯陶之獄何以異於灞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害意之過是以徒爲紛紛而反病於理也夫孟子之爲此言或者既

不之信矣而信之者其為說又如此則聖賢之心終亦何自而明哉予於辨惑論之已詳讀者考焉可也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家而不及於舜何哉鄉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臯陶必不為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為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為愈於前然為舜慮而不及乎臯陶則其說亦有所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

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  
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  
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  
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  
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  
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  
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

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  
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  
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  
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程子張子游  
楊尹氏蓋皆此意但張子第一說為可疑耳曰楊氏  
別說有之曰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  
人以為天下固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  
者無怛焉異端之學自以為精微之論故累千萬言  
而不能竟其義而學者莫知適從此儒釋之辨也子



以其言爲何如哉曰予於前篇徐行後長之論旣言之矣然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未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彼之所以爲異端者特以其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若是者予竊深有疑於其言故不敢以列於集義之書學者誠以程子所謂句句同事事合而卒不同者質之則亦可見其失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暮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

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殼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或問四十一章之說曰范氏失之尹氏所引論語之文亦不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或問四十二章之說曰張子初說於文義盡之矣其後一說則所以明雖天下之有道而不求身之必顯也范氏引守死善道得殉字之意矣其論人君用人

之法亦甚善至謂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則尤切中於事理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或問四十五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張氏推明程子所以論西銘之意甚善其答程子書時未及此也豈其晚年所見始益精詣也與尹氏一本無偽之說亦善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或問卷之十三

孟子或問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矣張子教人讀詩書之說亦甚善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

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  
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  
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

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  
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  
也趙氏舊說不察乎此使孟子之言爲無所發明警  
戒而若有所不必言者范氏因之誤矣尹氏之言若  
有今說之意然失之太簡無以見其必然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曰變置社稷程子以爲

變其所配之人諒乎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爲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己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若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無己之論曰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旣而盜止愚竊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焉庶乎其少安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

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或問程子以為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今考之孟子之言此者非一豈皆誤乎曰未必誤也彼曰聖之清聖之和則固不思不勉而從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於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備所以不得班於孔子耳曰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為仁之謂乎曰楊氏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此章

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為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為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張子意亦如此而復小異覽者詳之其曰義生於仁之不得已則其名理當矣游氏以人仁泯而後為道謝氏以道

立而人仁之名亡其皆老氏之餘乎或曰外國別本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理也智也者知也凡十五字信乎曰不可知也姑記之以俟知者可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或問張子接淅之說曰如此則未見其去之甚速之意當從舊說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



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  
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  
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  
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  
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或問發棠之說曰范氏言之詳矣然其所以止爲不  
可復之故者雖未可以臆說定顧其事勢則或然耳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  
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為貧賤愚不肖

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又自為一說於義亦通惟智之於賢者一句恐未必然其曰付命於天責成於己者則語到而意切矣又不以薄而不修不以淺而不勉者亦善最後一段性也命也以下尤佳范氏以五者之命皆為天之所以與我者然君子不以天既與我而不修此則專主於聖賢而言若前所推說者然以為推說

則可以為正說則有性焉一句為不通耳楊氏以性中本有聲色臭味之五者終亦未盡蓋推其所自而本於性則可以為本有而直謂之性則不可此亦當深察也或問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只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此說與張合但賢者一句不

同於義亦可通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人也處心造事行己接物凡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

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己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己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己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

在躬也則晬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

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  
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  
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曰如子之說然程子張  
子之言可欲則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  
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  
人而言則亦必其知是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  
也二先生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理而志之以求為  
如是之人耳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熟考而深思之  
也但如其言則於文義微有不協使可欲一句若無

實者故張子又有善信二句離則不可之說蓋推其  
文義終有所未安也故愚竊獨以人言之庶幾不失  
其文義而其理則固未嘗有違也抑張子之言又有  
所謂大能成性之謂聖者有以大而化之為天道神  
化之化者有所謂心存無盡性之理則皆不能無可  
疑者其曰求仁必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  
之際則欲學者用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  
之恍惚窈冥之際也曰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誦歎  
從子教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

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或問逃墨逃楊果若是其有序與抑其偶然言之無先後也曰張子之言則固以為有彼善於此之意然亦未可知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夫子設科以下舊說以爲孟子之言而讀子爲予則失之矣又有以爲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詞恐亦或有此理更考之可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

是皆穿窬之類也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張子呂氏皆得之但呂氏說爾汝之實與仁略義詳者恐未然爾汝集註已言之仁義之詳略則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羞惡之心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略而此詳欲其於此有以識其推擴之端耳非爲欲其不爲所取者設也呂氏蓋推其說以告君欲其有以審納之耳故其言如此然不先明聖賢之意推說爲主亦非義理之所安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但張子下帶之說非是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論堯舜禹湯文武一條尤有功非其學臻聖域則孰能及此乎但以經德不回為教人之語則小失其文義耳然其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兼夫經德不回以下而言聖人之事也行法俟命朝聞夕死者以言進學之方也此其等級明矣而楊氏乃以為至盛德之地然



後能行法而任夫生死又以哭死而哀皆為行法之事則正猶尹氏之論純亦不已三月不違之誤也予亦已辨之於論語之篇矣呂侍講說詳實而於章內數語聖賢之分者有所未明又以反之為反身而誠則此為復其初彼為反諸己其所指亦不同矣呂正字說皆精密但前說乃以行法俟命通乎上文而言則亦誤也謝氏所謂當然而為之及楊氏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為人也其善亦善然謝以為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道所謂以此贊

夫聖賢則可以此自處則甚乎其廣已而造大矣尹氏不論性之之德而專言反之之功其意亦善而語有未到讀者審擇而精思焉可也然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此其亦

可見也夫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程子以爲記錄之誤或然而未可必也呂侍講敷陳詳實反復懇至尤得告君之體其曰藐之所以敬之則所以發孟子言外之意者盡矣謝楊以孔孟之分而言則學者

所當知也然予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或問養心寡慾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沉溺者尤密其論荀卿之失者尤精也呂侍講所謂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其亦善矣但所謂心者性之用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則懼其不純儒者之說也曰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慾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

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

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  
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  
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  
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  
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  
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

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  
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

或問狂狷鄉原之說曰程子二說皆善張子於反經  
尤致意焉皆切要之語也其曰正經能久則儘透徹

學者當深念之呂范亦詳而文義間有未安者呂正  
字說反經以事言之固必至此然後為盡但孟子之  
意未必遽指此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  
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  
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  
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

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者得之矣但  
禹臯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  
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  
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  
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  
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  
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  
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

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  
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  
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  
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  
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  
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夫

孟子或問卷之十四

